

# 论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

林丰民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 中东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思潮。它的兴起与西方在当地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殖民活动导致了民族主义在中东的形成与发展,民族主义活动则促成了殖民活动在中东的终结。民族主义在中东各伊斯兰国家具有不同的形态,但是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共性。其复杂性是由历史和现实交织而成的。作为文化思潮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东各国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得民族主义的理念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有力地支持了中东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直接引导了中东地区的民族民主和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推动了中东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 中东;民族主义思潮;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文学;阿拉伯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08)03-0028-08

## 一、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西方的殖民活动是分不开的。首先,西方殖民者在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掠夺,引起了中东人民对西方人的敌意。正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存在,引起中东民族主义的反抗。其次,在和西方接触的过程中,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民族国家的观念也被引进中东地区,为精英阶层所接受,尤其受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

长期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等中东各国、各地区人民开始从沉睡中苏醒,建立繁荣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东地区许多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从19世纪20年代起,就已经有美国的传教士在黎巴嫩创办教会学校,三四十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则不仅创办新式学校,还向欧洲派出留学生,中东各个地区都陆续派出一批又一批的留欧学生。各种西式学校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在中东地区建立并招生开学。如叙利亚在十九世纪60年代便有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的西方人士来此办学,

高等教育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各种书籍刊物纷纷面世。在西式教育的推动下,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东各地开发、结果,造成了一批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精英阶层,文化的复兴运动蓬勃开展,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文化中心。“在这些不同的,分散四处的文化中心的光辉照耀下,几个世纪以来灰暗得几乎要湮没阿拉伯的无知和蒙昧的云雾正在烟消云散。启蒙的阳光第一次在到达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谷之前首先驱散了黎巴嫩和叙利亚上空的雾霭。”<sup>①</sup>

1894年成立的青年土耳其党,正是由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发起建立,并影响了20世纪初中东政治一个重要的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组织,尽管它在1908年革命成功并掌权以后对其它民族进行压制,但是各民族平等的思想正是它最初提出的主张,并得到阿拉伯人、伊朗人和其它奥斯曼土耳其政权控制下的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有一些阿拉伯人也正是在参与青年土耳其党进行反对哈米德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受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浸染。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也极为热情

收稿日期:2008-01-06

作者简介:林丰民(1968-),男,福建仙游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东方文化及东方文学研究。

①威廉·雅尔:《近东现代史》,第196页,转引自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

地支持了青年土耳其党的事业,如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理论家萨提·胡斯里(Sati ' Al-Husri 1880-1968)就曾与青年土耳其党积极合作,热情接待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宪政政治的各地代表团。

当然,阿拉伯自己也有了一批思想家也在宣传他们的民族独立解放思想。如阿卜拉杜·拉赫曼·凯瓦基比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著作。在《伊斯兰教的未来》一书中,他提出要复兴伊斯兰教就要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观点。如果说这本书中的民族主义思想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他的另一本著作《暴征的特征》则明确提出了阿拉伯人地位的问题。他在猛烈抨击奥斯曼专制主义的同时,提出了振兴伊斯兰社会的具体策略:一方面要扫除神学家的蒙昧主义和群众的无知盲从,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即要恢复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世界的作用。他在书中明确提出要将阿拉伯民族与非阿拉伯的穆斯林民族区分开来,并且强调“阿拉伯人由于其语言和血统在伊斯兰教的命运中将占有特殊地位。”<sup>①</sup>胡斯里的著作在阿拉伯各地广泛流传,对后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东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它直接引导了中东地区的民族民主和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在西亚和北非的各民族中间掀起了2次运动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1919年开始的凯末尔革命,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热情,同入侵的希腊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于在1922年获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使土耳其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在阿富汗,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马赫穆德·塔尔齐(1865-1933)所支持的王位继承者阿马努拉(1919-?在位),在加冕典礼上首次提出了阿富汗独立的要求:“光荣高贵的国家啊!勇敢的军队啊!当我的伟大的国家正给我加冕之际,我大声疾呼地向你们宣布:阿富汗王国无论对内对外都应该独立自由,这就是说世界上其他独立国家的政府的各种权力,阿富汗也应全部具有。”<sup>②</sup>(P1097)但他向英印政府提出的修改1905年阿英条约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于是反英独立运动使用暴力手段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经过三次艰苦卓绝的抗英

战争和外交努力,阿富汗迫使英国于1921年11月22日缔结了和约,承认阿富汗获得了完全的独立。

在伊朗,1920年至1921年的民族民主运动是1905年至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20年在伊朗北部成立了吉朗苏维埃共和国。第2年由于统一战线的破裂,以及苏俄红军按条约规定撤出伊朗,遭到政府军的攻击,宣告了吉朗共和国政权的终结。尽管伊朗民族民主运动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民族独立解放的信念已经深入伊朗人民的心中。

在埃及,民族运动的领袖萨阿德·柴鲁尔(1857-1927)于1918年组建了华夫脱党,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进行了“20世纪中东史上别具一格的民族主义运动”。<sup>③</sup>(P80)华夫脱党主张“用合法、和平的手段,即同英国谈判的手段来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sup>④</sup>他们公开发表《向列强的呼吁书》、《向盖温特的要求》;同时在埃及民众中间宣传他们的主张,呼吁群众在《委托书》上签名支持华夫脱党代表埃及人民同英国谈判埃及独立问题。尽管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埃及仍然被规定为英国的保护国,但巴黎和会期间华夫脱党的活动给英国政府以极大的压力,埃及的老百姓被发动起来,游行示威、罢工的抗议活动遍及埃及各地,出现了许多破坏电线、公路、铁路的事件,在下埃及的一些地方还发生了人民起义,从而直接导致了使埃及人民深受其害的英国高级专员盖温特的被免职。尼罗河流域的农民变得敢于以民歌的形式表达他们对盖温特和英国开殖民者的强烈敌意:

“我们多么不幸啊!——  
盖温特,他夺去我们的口粮,  
他抢走我们的骆驼,  
他领走我们的孩子,  
我们只剩下人命一条。”<sup>⑤</sup>

1920年6月柴鲁尔在伦敦促成英国承认埃及是一个有代议制机构的君主立宪国,可以有自己的外交代表。在面临萨阿德·柴鲁尔及其华夫脱党所领导的大规模革命的影响下,1922年2月,英国政府终于宣布终止对埃及的保护国制度,承认埃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①转引自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②P.J.瓦提凯奥提斯:《埃及史》,伦敦1985年版,第261页。转引自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③转引自伊丽莎白·门罗:《英国在中东:114-197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在阿拉伯半岛,经过长期的准备,阿拉伯大起义于1916年6月5日在麦加亲王谢里夫·侯赛因的领导下开始了与土耳其军队的战斗。侯赛因之子费萨尔和阿里率领阿拉伯战士在麦地那郊外朝天鸣枪,宣告阿拉伯的独立。经过一系列的战役,起义军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并且北上作战,解放了约旦、叙利亚。尽管胜利的果实被破坏,但是阿拉伯民族的自信心已经大大增强,尤其是随后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成立,实际上也是民族民主运动的巨大成果。

中东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系列阿拉伯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在这一时期伊朗开展了石油国有化运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民族阵线在这场运动中充分显示了其力量;埃及由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1952年七月革命,结束了埃及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而1958年伊拉克发生的七月革命,也同样是伊拉克民族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虽然由于革命领导人卡赛姆的失误而导致了革命政权后来的垮台,但是其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给下层百姓的确带来了一些实惠。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的阿拉伯统一运动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1945年由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也门七国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虽然只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泛阿拉伯国际组织,但它的成立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1958年2月埃及和叙利亚实现统一,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同年3月,也门宣布同阿联组成联合邦。同年约旦和伊拉克组成阿拉伯联邦。虽然阿联在1961年解体,但这种联合或统一的实践毕竟为阿拉伯民族的统一提供了经验和教训。1963年4月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三方又签署统一协定,决定成立一个由三个地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可惜终因分歧与争执而未能实现。

70年代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所减弱,但统一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1971年4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埃及和叙利亚拟定了组成阿拉伯共和国联邦的方案;1972年8月,利比亚、埃及两国宣布一年之内实现完全合并;1974年1月,在卡扎菲的建议下,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同意由利比亚和突尼斯两国共同组成“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也是在卡扎菲的努力撮合下,南北也

门也曾于1972年和1979年两度达成统一计划。1978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签署了实施联合的协议。这些协定和方案都未能最终付诸实施,但它们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的重要体现。

## 二、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多样性,不同民族主义流派的分歧与对立,民族主义思想不同层面的差异与交叉。尽管有不少阿拉伯学者认为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伊斯兰教建立之前的贾希利亚时期就已经存在,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阿拉伯人的概念,有了阿拉伯的民族意识,但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来自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这种外来的思想与中东传统的观念碰撞之后,就产生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和不同主张。中东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的冲突,阿拉伯语言中多种民族概念的内涵差异都是造成中东民族主义思潮复杂歧异的重要原因。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在阿拉伯世界“民族”的定义和内涵。由于语义的分歧,“民族”及其相关的词在中、阿、英文中不完全是对应的,而是有重合又有歧异的。在阿拉伯语中,有三个具有现代民族意义上的词汇。一是“乌玛”(al-'umma),意指一个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行为方式的人类共同体,与英文的community相近,其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大,所有的阿拉伯人可以是一个乌玛,所有的穆斯林也可以构成乌玛。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民族”概念与之具有可比性。二是“沃坦”(al-watan),指居住在同一个地域的所有人类所构成的群体,与英文的homeland相对应,与nation较接近。它既是祖国的意思,又有民族的意思,由这个单词派生的“沃塔尼亚”(al-wataniyah)一词既可以作“爱国主义”讲,也可以作“民族主义”来讲。三是高姆(al-qawm),指亲缘关系相近并且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类群体,与英文的“族群”(ethnic group)一词相近。由“高姆”派生出来的“高米亚”(al-qawmiyah)一词也经常地被用来指称“民族主义”。

与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相比,阿拉伯的民族概念显得有些含混。西方人一说到民族,往往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马克斯·韦伯把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情感的共同契约,它的适当表现是愿意形成一个自己的国家。因此它一般有助于这样的国家的诞生。”<sup>①</sup>西方学者在民族主义的具体内

<sup>①</sup>转引自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8-89页。

涵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民族主义最终趋向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

而伊斯兰教从根本上是要努力建成一个具有共同信仰的宗教共同体——“乌玛”。《古兰经》(2:213)中提到:“世人原是一个民族(乌玛)”,这里的民族指的就是宗教意义上的共同体,伊斯兰教的目标是要弥合各分歧民族之间的裂缝,重新走向统一,恢复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团结合作与亲密无间(特别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者或被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穆斯林对此最为热衷)。

由于伊斯兰教的特殊性,伊斯兰世界产生了以宗教来界定民族主义的思想。在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的时代,依靠宗教的力量促成了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于是,宗教成了民族统一的重要纽带。先知穆罕默德本人也提出了伊斯兰民族的概念,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看成一个民族。因此,当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起来的时候,也相应地出现了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思想。伊斯兰民族主义的主张在最初的年代里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些人主张、重视“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信条,重新把伊斯兰看成一个民族。持这种观点的人无论是土耳其人、伊朗人、阿富汗人还是阿拉伯人都不反对奥斯曼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他们所要反对的只是统治者的专制与压迫。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青年土耳其党就曾提倡奥斯曼民族主义,反对欧洲列强干涉本国内政,反对盲从的西方化。还有的民族主义政党一方面在为地方民族主义而奋斗的同时,又从伊斯兰教宗教感情和伊斯兰统一的愿望出发,对奥斯曼帝国表现出罕见的忠诚。如埃及祖国党的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就在塔巴事件中站在奥斯曼帝国的一边。他的解释是:“我们埃及人比其他更关心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因为帝国领土的完整是我们反对英国占领之合法权利的依赖的基础。我们不应该忘记,无论我们显示了什么,凡是能够得到土耳其支持的事,都将被我们视为埃及人反对英国人的理由。”<sup>[31](P7)</sup>

但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奥斯曼土耳其政权的衰弱,亚层面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出现,于是有了土耳其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朗民主和阿富汗民族主义等。其中最为特殊复杂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

由于语言和历史的原因,除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提法外,又出现了次层面的地区或地方或称

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有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和黎巴嫩民族主义等。这跟阿拉伯的历史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只有阿拉伯半岛的人群才是纯粹意义的阿拉伯人,后来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埃及和其它北非国家都是经过征战以后纳入阿拉伯大帝国的版图,通过宗教的联结、与当地人的通婚、文化的融合,这些地区的人都被纳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他们拥有了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但是近代时期,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实施分而治之政策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出于自身利益对阿拉伯进行分化瓦解,一些地区分别获得了自主独立,有了各自不同的利益,促使一些思想家重新思考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含义,于是出现了地方民族主义。

埃及民族主义者把埃及的利益放在阿拉伯利益之上,崇尚埃及第一,埃及至上的观念,界定埃及身份和埃及属性,把埃及看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卢特菲·赛义德就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曾一直坚持地主张埃及人应有埃及特性,他们中有些人称他们是阿拉伯人,另一些人则称他们是亚洲的土耳其人……我们埃及人必须紧紧抓住我们的埃及特性不放,不能属于埃及以外的其他民族,不管是汉志的叙利亚的、亚洲的或是其他祖籍。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民族属性,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国争光,不属于任何其他民族……”<sup>①</sup>

既然埃及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那么,民族的利益则应该是放在首位的:“作为埃及人第一应该考虑他自己,即首先考虑他的利益,这种利益与其他埃及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埃及人只关心定居在埃及的同胞,无论其来源和派别的差别,非埃及的穆斯林不属于埃及人的行列。”<sup>[4](P80)</sup>

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叙利亚民族不同于阿拉伯民族,它是由阿拉伯人、腓尼基人和其他居住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和部分巴勒斯坦的群体这样一种独特的历史综合体所组成。这些“叙利亚人”应在一个大叙利亚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同族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关系和资本主义,实行政教分离。这种思想是由叙利亚地区民族主义创始人安东·萨阿德(Antun Saadch

<sup>①</sup>原载埃及《摄影者》杂志,1950年5月10日,转引自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3页。

1904-1949) 倡导, 并以之为基础创建了叙利亚民族社会党, 对该地区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现当代叙利亚的政治生活。安东·萨德所提出的叙利亚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义在某些思想倾向上具有非常相似之处。他说: “叙利亚向我们表现了我们的特征, 我们的天赋和我们的理想生活, 它向我们展示对人生、艺术和宇宙的一种观点。它是我们的荣誉、光荣和最终命运的象征。正因为如此, 叙利亚对于我们来说高于所有个人的一切考虑, 高于一切局部的利益。”<sup>①</sup> 这样, 也就同样把一个地区的利益凌驾于整个阿拉伯民族之上。

黎巴嫩民族主义与叙利亚民族主义稍有不同, 它只局限于黎巴嫩, 把黎巴嫩看成“是一个不能再缩减的实体”, “没有人可以怀疑其独立的传统。”<sup>②</sup> 它和叙利亚民族主义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两者的政治观点, 萨阿德的叙利亚民族主义拒绝一切地方的权益, 但黎巴嫩民族主义承认民主自由, 所秉持的是基督教马龙派的政治观点。

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亚层面的地区民族主义之间, 有时候又不是完全排斥的。如埃及民族主义在早期强调埃及之上, 后来在纳赛尔时期埃及民族主义向阿拉伯民族主义靠拢, 但到了 70 年代在长时间与以色列抗衡付出沉重代价以后, 埃及单独和以色列媾和, 实际上再一次把埃及的国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可以说是由阿拉伯民族主义向埃及民族主义的回归。“但埃及民族主义的回归并没有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消失, 埃及政府仍然坚守埃及的阿拉伯身份和埃及的阿拉伯属性。”<sup>③④</sup> 由此可以看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亚层面的各种地区民族主义既有矛盾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协调一致的地方。

在很多阿拉伯人的思想中, 地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 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同时又希望最终能够以阿拉伯作为一个民族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但是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理想一再地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在一些学者(特别是西

方学者) 看来, “阿拉伯世界只是多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组合, 它们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地理疆域, 而且不断地互相争斗”。<sup>⑤</sup> 因此, 他们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事实上“仅仅是一个狂想的岛屿, 一个梦的世界, 一个乌托邦。”<sup>⑥</sup> 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的发生似乎证实了西方学者和在西方生活工作的阿拉伯裔学者的这种判断。

当伊拉克以暴力的形式企图吞并科威特时, 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感到极为震惊: “当阿拉伯之剑从我后心刺入, / 历史变成耻辱。 / 当堂兄弟将我屠戮 / 在我的床褥, / 阿拉伯之梦化为尘土。”<sup>⑦⑧⑨</sup> 伊拉克的侵略行径使苏阿德·萨巴赫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之梦中惊醒过来, 回到残酷的现实中去。

诗人萨巴赫和许多科威特人一样, 首先感到的是惊愕, 继而是一种恩将仇报的感觉。在两伊战争期间,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 6 个成员国曾给予伊拉克以极大的支持, 光是科威特和沙特两国就提供了几百亿美元的援助。<sup>⑩⑪⑫</sup> 而科威特除了提供大量的财政援助以外, 还许可伊拉克使用其港口。<sup>⑬</sup> 萨巴赫本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曾为伊拉克投入了大量的感情、时间和精力。她对伊拉克的支持不只是她个人的行为, 而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科威特人的意向, 甚至可以说是科威特王室、科威特政府、科威特国家所持立场的具体表现。诗人萨巴赫及其所代表的科威特曾向伊拉克奉献“清泉”、“彩虹”, 出乎意料的是, 得到的回报却是“沙漠”、“围困”、“占领”、“粉碎”; 他们曾和伊拉克人同欢乐、共患难, 到头来却被他们视之为“友邻”的“阿拉伯堂兄弟”踩在脚下, 肆意摧残。诗人萨巴赫因而愤怒地质问:

啊, 你拂晓时分碾过我们的躯体,  
请问: 我们做了什么错事?  
难道我们背叛了希望的宪章?  
我们可曾背叛过哪怕一天?  
我们曾和你们共患难,  
我们曾和你们同欢乐,

①Aurun Sadeh, “The Principles of Syrian Nation and Its Party”, in *The Syrian Social Nationalist Doctrine: The Principles and Aims of the Syrian Social Nationalist Party* (Beirut, 1949), P21.

②Pierre Gemayel: “Leba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Foundations: The Phalangist Viewpoint”, extract from *al-Kata’ib al-Lubnaniyyah* (Beirut: Parti democrate social libanais, 1956), P22.

③④See Muhammad A. Shuraydi: “Pan-Arabism: A Theory in Practice”, in Hani A. Faris edited: *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Arab World*, Association of Arab-American University Graduates, Inc. Belmont, Massachusetts, 1987, P96, P95.

⑤See Barry Rubin: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Iran-Iraq War”, in Efraim Karsh ed., *The Iran-Iraq war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P127.

可你们为什么把剑刺入我腰间？  
你们为什么践踏我们的家园？  
你们为什么在这个安宁的国度  
填满尸体和废墟瓦砾？  
（《我们将永远愤怒》）

作为曾经给予伊拉克以支持和赞美的科威特人，苏阿德·萨巴赫面对这种突然的打击比一般人感受更强烈。诗人在海湾危机发生后，描述了自己的这种心理历程：

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曾为伊拉克的  
光荣而歌唱，  
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曾以泪水汇入  
底格里斯河，  
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曾向它的士兵  
投掷玫瑰与香草，  
最后，除我以外，没有一个阿拉伯妇  
女曾希望自己的躯体是阿拉伯河边的枣  
椰树……

经常有人指责我对伊拉克感兴趣，  
指责我的作品——诗歌和散文——浸透  
了伊拉克的雨水和河水，充满了它那新  
鲜的花园气息。

我经常为这种美丽的指控而自豪，  
因为我当时认为伊拉克是遮掩我们、保  
护我们，为我们的未来、为我们孩子的未  
来而奋斗的阿拉伯民族的羽翼。

换句话说，我遵循伊拉克路线，就是  
遵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路线，大一统  
的路线。

当时的伊拉克对于我来说，代表了  
我们在70年代遗失的上升的力量和希望  
的力量。同时我从中看到了（阿拉伯）  
民族主义的战略接班人，它将改变我们  
和以色列之间的力量对比，结束屈辱的  
状况，结束这一地区各国互相遗弃、分崩  
离析、各奔东西的状况。

如果说我当年同伊拉克站在一起，  
如同所有的科威特人在困难的日子里同  
伊拉克站在一起，那是因为，伊拉克对我  
们来说代表着支援、依靠的力量和（阿拉  
伯）民族主义的保障，是所有的选择都落  
空以后的唯一选择。

发生的事情给美丽的图景遮上一片

乌云，使之色彩暗淡。在我心中，怎么  
会在朝夕之间枣椰树园便枯萎了，小鸟  
死去了，月光消失了？

怎么突然之间空中的玻璃在我头顶  
破裂，碎片落进我双眼？

就在我正写着这些字眼的时候，强  
震把我埋入了灰烬。它掩埋了我，也埋  
藏了我美丽的梦。

我和成千上万的科威特人一起关注  
着英国电视上的新闻。我们不相信所看  
到的景象，不相信所听到的消息。

我怎么能相信呢？我，一个科威特阿  
拉伯人，我的国家被一笔勾销，我们的  
历史被友好的坦克履带一口吞掉？

怎么会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失  
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国籍，失  
去了旅行的机票，回不了我的宅邸，回  
不了我的房子，回不到我兄弟们的身  
边？……”<sup>[7](P9-11)</sup>

她更加感到惊讶的是，她的爱国主义言行居  
然会受到一些阿拉伯人的攻击。那些被诗人称为  
“革命家”、“诽谤家”、“在阿拉伯大街上欺骗性地  
贩卖爱国主义气球”的“小贩”和“爱国专家”的  
阿拉伯知识分子从其所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的立场出发，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合法性进行  
辩护，从而把诗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和行动置于反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使诗人感到是可忍孰  
不可忍，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即《难道不许我爱国  
吗？》（一）（二）（三），对他们的批评进行反击。她  
描述了当时受到批评以及自己对此感到不解的心  
情：

“爱国专家”生我的气，因为我侵犯了坦  
克的贞洁，当它压过我的躯体时，我没有对它  
表示感谢。……

“诽谤家们”生我的气，因为我叫来了警  
察，以便把我从阿拉伯民族主义盗贼手中救  
出去。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盗贼御下了我  
祖国的大门，占有了里面所有的家俱：器皿、  
地毯、空调、冰箱和电视机。他们根据伊拉  
克执政党的国家领导人批准的正式条文，认  
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米歇尔·阿夫拉克同志  
（Miishil ‘Aflaq）的财产，是我们从巴格达他  
的家中偷走的。<sup>[7]（P102-103）</sup>

诗人萨巴赫对此极为惊讶。她对那些“爱国专家”、“诽谤家们”等等的行为方式颇为不齿,但他们居然要求她在自己的祖国遭屠杀的时候保持沉默,不作任何反抗,这使诗人感到极为震惊。由此可见,各种民族主义思想在阿拉伯世界仍然是错综复杂的。

### 三、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

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首先把它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南亚,抑或是其它地区的穆斯林都十分强调的。于是,他们的民族主义便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意味着一系列的价值和传统,不仅包括外在的宗教礼仪、宗教禁忌,更重要的还有它的精神追求,信仰追求和终极目标,以及一系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很多思想家在论述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时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古兰经》。他们把这一部宗教经典视作民族联系的纽带,视作民族凝聚力的核心,特别是在一些阿拉伯人那里,“《古兰经》被看作阿拉伯民族主义表现的一个因素”。<sup>①</sup>阿里·侯斯尼·赫尔布特利认为,《古兰经》使阿拉伯拥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阿拉伯语,从而得以承载一种共同的文化,因而也统一了阿拉伯人的兴趣爱好,“以共同的趣向和理想在他们中间形成一种想象力。”《古兰经》,以极其优美的文学表达了一种崇高的理想,使得阿拉伯人在这里找到他们所推崇的东西。赫尔布特利甚至认为,《古兰经》是阿拉伯人所拥有过的最具有文学意义的著作,也正是《古兰经》催生了阿拉伯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制度。<sup>②</sup>

有的思想家更是明确地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文化内涵:“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文化方面的东西。它不是建立在民族概念之上。因为阿拉伯民族的概念出自于语言、阿拉伯化的过程、文化遗产以及阿拉伯的历史作用。”<sup>[81] (P10-11)</sup>在伊斯兰教创立以前,阿拉伯半岛还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是伊斯兰教使阿拉伯人在为一个统一的群体。<sup>[81] (P41-42)</sup>“伊斯兰教使阿拉伯民族有了一种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人文主义讯息,它使阿拉伯人有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和一种新的文明广泛基础。”<sup>[81] (P85)</sup>与西方的接触唤醒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但即便是这种接触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文化层面上的,它加强了阿拉伯人的文化意识而不是相反:“阿拉

伯人同首先作为一种文化,在阐明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根源、在巩固这些根源、在确立其真正含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阿拉伯人欢迎自由的含意,试图效仿西方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经济。但他们并不准备抛弃自己的遗产或否认自己的特征。他们为不失为这一遗产和特征而操心,尽力强调这些(民族)特性……”<sup>[81] (P91-92)</sup>

由此,我们看到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单单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阿拉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土地、共同的疆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种族、共同的宗教与信仰、共同使用的语言,共同经历的历史和命运。“共同的历史产生了共同的感情和愿望,一种对以往的光荣和磨难的共同回忆以及对复兴和光明前途的相似的憧憬。共同的历史并不仅仅包含对过去的观点,而且扩展到将来和把握共同的命运。据此解释,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命运都包括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定义之中。”<sup>[91] (P43)</sup>

不仅仅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重视其文化根基,就是那些地方民族主义也极力强调各自的文化内涵与文明成就。埃及民族主义者为他们的法老文明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把埃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区别开来,而着重强调属于埃及人自身的文化,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许多思想家的著作里,而且也体现在许多文学家的作品中。诗王艾哈迈德·邵基和“尼罗河诗人”哈菲兹·易不拉欣的长诗就常常侧重描述埃及历史的辉煌和埃及创造的古老文明。

而黎巴嫩民族主义者则强调,黎巴嫩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它有着自己久远的历史和积淀丰厚的文明。“从远古时代起,黎巴嫩一直大踏步地在文明的道路上迈进。甚至当他们还仅是腓尼基人的时候,黎巴嫩人就已经显示出他们对宇宙的见识。他们对自由传统的依恋和精神胸怀的宽容大量是非常高尚的,这使得他们能够去热爱和理解即便生活在最遥远地方的民族。”尽管黎巴嫩民族主义没有否认与阿拉伯世界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某些文化遗产成分,但他们强调黎巴嫩还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sup>③</sup>

在阿拉伯世界如此,在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甚至南亚的穆斯林、东南亚的穆斯林更是如此,他们除了承认拥有共同的宗教精神和信仰以外,都

①② 'Ali Husni al-kharbutli, *Muhammad wa al-Qawmiyyeh al-'Arabiyyeh*, Cairo, Mu'assasat al-Madba'ah al-hadithah, 1959, P67, P67-75.

③Pierre Gemayel, *Al-Kara'ib al-Lubnaniyyeh*, P22-36.

强调各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遗产,强调各自文化的特性。如土耳其人强调土耳其文化,“土耳其民族具有它自己的真正的特性、自己的历史、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土耳其不能照搬那些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发展起来的外国的制度,使自己从不发达状态之下解放出来。土耳其民族的解放和发展的实现只有这样的制度,它是百分之百的本民族的和当地的;它忠于民族现实、民族精神、民族的历史传统,土耳其民族的道德和它的信仰,并以此作为通往现代科学院与技术的指南……”<sup>[10]</sup>(P536)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思潮,毋宁说是一种文化思潮。

而在伊斯兰世界的近现代文学中,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众多诗人与作家,更是从文化的各个不同层面去表现民族的特性,阐释民族主义的内容,归纳民族主义的特性,从而对普通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事业中去。

#### 参考文献:

[1] 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2卷(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

馆,1927.

- [2]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3] Israel Gershoni and James P. Jankowski. *Egypt, Islam, And the Arabs, The Search for Egyptian Nationhood, 1990-1930*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4] Muhammad Muhammad Husain. 当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倾向[M]. Cairo, 1962.
- [5] 王锁牢.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兼论现当代埃及-阿拉伯关系[D].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C].北京:北京大学, 2000.
- [6] 苏阿德·萨巴赫.致电祖国[M].林丰民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 [7] Souad Al-sabah. *Hal Tasmahuna li An ' Uhibba Watani* [M]. Dar Souad Al-sabah, 1994.
- [8] 'Abd al- 'Aziz al-Puri, *Al-Judhur al-Tarikhyyeh lil-Qumiyeh al- 'Arabiyyeh* [M]. Beirut, Dar al- 'ilm lil-Malayin, 1960.
- [9] Darwish al-Jumdi. *Al-Qawwiyyeh al- 'Arabiyyeh fi al-Adab al-Hadith* [M]. Cairo, Maktabat nahdat misr, 1962.
- [10] 阿尔帕斯兰·图尔凯.为了祖国的民族主义行动[A].凯罗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冯济平

## Nationalistic Cultural Thoughts of the Islamic World

LIN Feng-min

(Research Center for Oriental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is both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Its rise has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colonial activities in that area. These colonial activities gave rise to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while nationalist activities contributed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se colonial activities. In these Islamic countries, nationalism had some common points in spite of its various forms. Its complexity was the result of the mixture of history and reality. As a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it found full expression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exerting far-reaching influence. It vigorously supported the nationalistic political campaign in the Middle East, led to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untries in this area.

**Key words:** Middle East; nationalistic trend of thought; Islamic world; Arabic literature; Arabic culture